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第七回 煙雨樓英雄遭溺 南河內俠女報怨

樹春聽見船上問說涼棚下立的可是柳大爺麼？即應道：「正是。你為何知我名姓？」船家道：「大爺有一個好朋友，來在南河裡看龍船，叫我撐渡船來接大爺到煙雨樓同看勝景，快快打點下船。」

樹春道：「且住了，那個朋友叫什麼名字？」

船家道：「我那時不曾問得名字，大爺到了煙雨樓，自然認得。」

柳興道：「大爺認得朋友極多，況且今日看龍船，各府各縣都有來此遊玩的，就是杭州人，必也不少，大爺正要到南河去，快些登船到煙雨樓便知端的。」

樹春心裡原有意要到南河飽看一回，又見柳興所說亦似有理，即時依言，主僕二人一齊下船。船家心中暗喜，急急搖櫓往著河面西首而進。卻說宋文賓正在船頭之上，遠遠望見主僕登船，船家撐載前來，弟兄各把身勢張好等候。這裡樹春坐在船頭之上，將近煙雨樓，看見兩個大漢，立在沙飛之上，一個並不認得，一個有些面善，心下一想，方才記得就是三山酒館被我打敗的鐵門門宋文賓。即與柳興說知，柳興聽得是來文賓，就把船上竹篙拿在手中，往宋文賓身上打將過來。宋文賓將身一閃，奪住了柳興手內竹篙，二人拖拖扯扯。宋文采看見，一棍打來，正中柳興的肩窩，柳興負痛，喊聲呵呀，手內一鬆，竹篙已被宋文賓搶去。宋文采把棍亂打，柳興兩手空空，難以招架；樹春高聲大罵：「休要逞凶。」

列位聽說，今日兩個教師，卻不知樹春在此，預先帶得器械，只因今朝勝會恐有什麼相爭之處，特帶些軍器來護身。兄弟二人，把棍不分上下亂打，樹春此時雖有勇力，怎奈船小，況又軍器全無，只有兩條鐵臂招架。船家嚇得魂不附體。柳興雖有些本事，到底不是兩個教師的對手，而且船小不能穩足，東一側西一側，一發難以抵當。滿身被亂棍打傷，疼痛難忍，不期船身一側，翻了一個斤鬥落在水中，幸得煙雨樓旁有一許太太故宮，那許太太二百年前修行念佛，到後來未成正果，歸西陰錄不散，仍然修道。那柳興雖是個小使，然後來也有發運之日，所以今日落在水中，不過一時之厄，許太太用了法力，暗中解救得全性命。樹春看柳興被打落水，高聲大罵：「你這兩個狗才，打死了人，不要償命麼？」

那宋文賓立在船頭之上，耀武揚威，大聲喝道：「柳樹春我的兒，你可記得日前在那三山酒店，把俺欺侮？今日相會，與你不得干休了。」

把棍往樹春打來，樹春舉手一收，把棍頭接住，文賓在大船把棍一掀，樹春在小船往下一墜，響動一聲，那棍折為兩段。樹春倘若放了棍子，到也罷了，偏偏不放，思量要去弔宋文賓下來。二人一弔一扯，一扯一弔，哪知船小足虛，頃刻之間，把船翻覆。宋家兄弟哈哈大笑，那樹春翻在水中，不識水性，況且滿河之船稠密蓋在水上，雖然浮得起來，仍復沉下。一時水浸入咽，也是許太太將他救免無事。

兩邊船上見柳大爺覆了船隻，大家喧嘩不絕，各有不平之意；只因懼怕花家教師，所以大家不敢聲張多事。面面相覷，在著暗中評論。樹春舟覆之時，北首船上小桃看見，認得是樹春，正看他們交手，不知誰勝誰敗，及至看見覆舟之時，不覺指定了兩個教師高聲罵道：「狗才如此逞凶，欺人太甚！待我過船與你見一高低，想你有何本領？」

不料這邊說話，只隔他雙船的遠近，兄弟二人，聽得清清楚楚。宋文賓說道：「哥哥，這小小丫頭，有何本領，口出大言？待我過船把她活活拿來何如？」

宋文采稱說：「有理。」

那小桃罵了一回，到艙中將情由說與姑娘知道，八位姐妹聽見樹春主僕被打下河的話，人人不平，個個心焦。素月姐妹暗暗叫苦，若說柳樹春大鬧三山館打退鐵門門，名聲大振，到今朝吃了大虧，死於非命，害了我們姐妹白頭之歡，如今怎麼處了。愛珠與二姑娘素貞，也是暗自咬牙切齒，夫婿今日死得不明，真可慘傷。害奴家未成花燭，先做孤孀。張金定腹內，也覺悽惶。月姑道：「姐姐們，自古道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那樹春雖然與我們並無瓜葛，但聞他之名，甚為可敬。既然失手於人，已是命休付流了，可憐他拋故土，撇家鄉，青春年少，遭此而亡。我們姊妹八人，休要從視，代他出力報此冤仇便了。」

眾姊妹在此談論之時，只見丫環著忙進入中艙稟道：「方才小桃姐一場高興大罵，不料那船上聽見，跳過船來要尋氣了。如何是好？」

眾姊妹道：「有我們在此，你們不必驚慌。」

小桃聞言大怒，即將袖束一束挽好了，跳出船頭，兩手一掄，立住了腳，口中罵道：「那個何方狗才，快報名來。打殺了好記賬！」

宋文賓道：「小賤人，俺乃花少爺府中第二位教師宋文賓便是。誰人不曉，哪個不知？俺將柳樹春打落河中，與你這賤人有何干涉，敢冒犯虎威麼？」

小桃說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就是三山館前被柳大爺打敗的鐵門門宋文賓？還要混賬說話！照你姐的拳！」

兜住心胸，用一衝拳打將過去。鐵門門大怒，撇開衝拳，使了一個老虎扒潭之勢撲將過來；小桃力怯，招架不住，連忙閃過身子，飛起一腳，早被宋文賓接祝笑說：「不中用小賤人，如今還是要生，還是要死？」

小桃用力掙扎才脫身，欲爬起來，頓覺吁吁氣喘。柴素貞見了，趕忙出來，並不打話，即便與宋文賓一來一往，到底宋文賓驍勇力大，柴素貞有些怯敵；張金定看見，亦把衣袖束好停當，向前說道：「姐姐閃開，待我來結果這狗頭性命。」

文賓一見，放了素貞，接住張金定。二人交手，你一拳，我一腿，一衝一撞，打得難分難解之際。宋文賓到此時，雖有多少本事，已經一人敵了數人，覺得有些力乏。怎經得張金定的拳法厲害，一拳帶逼將過來，宋文賓只有招架之力，並無還拳之能。張金定趁勢搶至胸前，向上一掌，往下一腳，宋文賓一跤翻倒，張金定用腳踏住，小桃拍手哈哈笑說：「待我來！」

一把揪住了頸項，一雙手揪住了胸襟頭，朝船外說一聲去罷，將宋文賓拋入水中。眾位姑娘心中大說，拍手稱贊張金定本事高強。那邊宋文采氣得兩眼圓睜咬牙切齒，將身縱過船來，高聲大罵：「你們這些賤人丫頭，如此無禮！可知俺鐵金剛宋文采厲害麼？」

張金定二人又是一番慘打，那金定雖則女流之輩，幸喜甚有氣力，拳法精通；所以與宋文采略抵擋得住，兩下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無甚勝敗。奈張金定已先打過了宋文賓，一時氣力不加，汗流浹背，兩臂酸麻，支持不祝沈月姑連忙上前接住，小桃在旁暗中將宋文采左腿一扳，宋文采不提防，一跤翻倒。張金定與小桃二人各拉一足，沈月姑陸素娥揪住兩手，柴素貞、華愛珠、田家姐妹和陸翠娥蜂擁而來，你一拳，我一拳，尤如雨點一般打下。宋文采疼痛難當，沒奈何只得哀求道：「念我無知初犯，以後再不敢。」

眾位姑娘痛打一回，方才住手。小桃刁鑽道：「小姐切莫放走，要問一個明白，方許起來。我且問你，自今以後，還敢恃強逞凶麼？」

宋文采應道：「姐姐放我起來，從今以後，再不敢生事了。」

小桃說：「既如此，放你起來。船頭上磕了四個響頭，方准你去。」

宋文采渾身疼痛，爬起來，真個磕了四個頭，抱慚回船中而去。那宋文賓早已水裡逃生，爬到自己船中通身衣服盡濕，換了乾衣，手足冰冷，遍身發熱。兄弟二人一場出丑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只瞞了花少爺不知。那八位姑娘，也不看龍舟，一齊回家。且說柳

興被打入水中，幸虧許太太搭救到淺水灘頭，可憐身帶重傷，眾人圍住觀看，如死的一般。恰好永林聞說南河上大鬧，亦來觀看。見眾人圍住在那裡，向前一看，認得是柳興，弄到這般光景，便向眾人問道：「內中可有朋友，敢相煩將這人馱到我家，願送酒錢二百文。」

一人應聲道：「待我馱他到相公家中便了。」

永林即隨那人馱柳興至家，放在書房牀上。取了二百銅錢，與了那人作謝而去。又取衣巾叫小使與柳興解換，見其昏迷不省人事，即入內說與柳氏知道。柳大娘心中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柳興跟隨我弟出門觀看龍舟，怎麼惹下事來？未知我弟如今怎樣了？快去打聽明白，我才放心。」

永林道：「你令弟勇力過人，曾經大鬧三山館，名震姑蘇，料然無妨。賢妻不必心焦。」

柳大娘說：「既如此，命小使去請一位郎中前來看視，再一路打聽情由。」

小使應聲往南關外去請郎中，永林重往街坊上面打聽樹春消息。當下樹春落水之時，許太太暗中搭救送到陸府後門河埠。陸夫人正在靠窗瞧看二十四隻龍舟划動，又見西首船上二人相打，丫環雙慶在夫人背後叫道：「夫人，你看灘頭有一隻死犬流來。」

夫人道：「果然！」

雙慶定睛再看時，不是狗，是一個人爬到埠來。那樹春爬到岸上，立定身軀，衣衫盡濕。夫人看見，不覺傷心。對雙慶說道：「你看這個少年，並非等閒之人，相貌非凡，必是失足落水的，雙慶你去問個明白，若要衣服，借他幾件換了。」

雙慶即時下樓，開了後門，樹春一見，含羞滿面，只得強顏說道：「我道哪個，原來是一個大姐，不知府上尊姓？」

雙慶應道：「我家老爺姓陸，是原任武康縣知縣，我家夫人問你如何落水？」

一面說，一面看樹春。心想：「這面貌好像張小姐一般無二。再看他一身，好像落湯雞，十分狼狽。」

樹春自覺無顏，欲言不言，低著頭道：「大姐可能方便，舊衣履借幾件換換。明日早晨送到府上奉還。未知姐姐意下如何？」

雙慶看樹春如此模樣，知是貴重之體，並非下賤之流。即問道：「你到底住在何處，叫什麼名字？因為何故身軀浸得如此狼狽？」

樹春說道：「小生家住杭州府錢塘縣，今日到此南河觀看龍舟，只為我日前大鬧三山館，把宋文賓打敗；今日南河裡相遇，豈知他懷恨在心，要報此仇，怎奈他船高大，十分穩足，我的船小，難以抵敵，一時覆翻下水。」

雙慶說：「大鬧三山館，打敗鐵門門，小孟嘗柳樹春，原來就是大爺？」

樹春道：「姐姐何以得知？」

雙慶道：「我家二位小姐，去到華府，我跟隨聽見說的，所以知道。」

樹春又問：「你家二位小姐叫什麼名字？」

雙慶道：「我家大小姐叫素娥。二小姐叫翠娥。相公且在此等候，我與夫人說知，必有乾衣送與相公解換。」

樹春說：「多謝姐姐，我在此等候便了。」

雙慶急急將情由說與夫人知道，夫人一聞此言，心中想：「前日女兒回來，說起柳樹春，乃是杭州文武秀才；父為宰相，原是一個縉紳門第。又是濟困扶危的大丈夫，名聲大振，初到嘉興，就行好事，當珠周濟難人。今朝自己有難，無人曉得，我相公舊時穿的衣靴甚多，理當周人之急。」

主意已定，即叫雙慶去取老爺的舊衣衫，命三元：「服侍他沐浴更衣，請他書房少坐，我還要面見他。」

雙慶道：「若提起三元，丫頭正要告訴，甚是勿正經；見丫頭之面，拖拖扯扯，百般調戲。方才又被拖住，說柴房裡去好說話。丫頭哄他在那裡等就來，正要與夫人說知，打他一番。」

陸夫人大罵道：「這狗才如此放肆！你自去拿衣衫，四喜取杖隨我來。」

陸夫人來至柴房，聽見三元在裡面道：「怎麼去了半日，不見個影兒？」

陸夫人罵道：「三元這狗才，為何白日躲在柴房之內，莫非思想盜什麼東西？」

三元見是夫人前來，驚得渾身冷汗，四喜把三元拖出柴房來，夫人罵道：「小狗才，為什麼躲在柴房之內？說得明白，方才饒你；若有支吾，決不饒恕！」

三元應道：「小男一時偷閒，來柴房要睡片時，並無他事。」

夫人道：「胡說，自己房中不去睡，柴房齷齪，又無牀鋪，怎麼好睡？分明花言巧語哄我。四喜打這奴才！看他要實說了麼？」

四喜著實把三元打得叫疼連天，沒奈何只得把思想雙慶的情由，訂約在柴房裡等候做勾當的；不料這丫頭哄我，望夫人寬要小男下次再不敢了。陸夫人見三元說實話，罵道：「小狗才，可曉得老爺已經亡過，家中又無公子，只有你這狗才在家。要你志誠老實。」

三元磕頭道：「小男該死，自今以後，再不敢了。」

夫人道：「以後若再如此，活活打死。快些備湯服侍柳大爺沐浴更衣。」

三元答應，即往廚房燒湯而去。